



决定论的历史形态

——西方决定论史研究



商 逾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序

商逾撰写的《决定论的历史形态——西方决定论史研究》书稿，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怀着由衷的喜悦，对作者取得的这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贺。

几年前，商逾完成的题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内在逻辑》的硕士论文，博得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几位老师都鼓励她在这篇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一部确能显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逻辑形态的书稿。在此后的这段时间里，商逾首先完成了现在出版的这部关于西方决定论史的著作，同时计划将撰写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思想的书稿作为本书的姊妹篇，日后尽快奉献给读者。对商逾所选的这个理论视野宽阔而且规模很大的课题及其所实施的研究计划，我表示赞赏。诚然，在人类哲学思维发展史上，只有马克思为历史决定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角和崭新的思维方式，从而赋予历史决定论以科学的理论逻辑形态，这个功绩是无人可以与之比拟的。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逻辑形态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思想渊源，因而都体现了人类文明传承与再造的演化规律。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作为决定论思想迄今发展的最高成就，也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律。本书的写作显然是比较自觉地贯彻了这个历史认识论的要求。作者将其决定论课题的研究分解为两大部分，即首先考察决定论思想传承的历史形态，然后再考察决定论思想的各种历史形态在马克思手中以何种方式作出了再创造。将本书的主题放在这个

AAK27/65

思想基点上，完全符合历史认识发展的规律。

本书的写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将发生学方法与探本清源方法历史地结合起来。

在我国哲学研究领域中，多年来相继出版过若干西方哲学史的著作。但专门以决定论为主线研究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著作还不曾见到。商逾这部《决定论的历史形态》书稿，以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演化为背景，对决定论思想的源与流进行了史的考察和深入研究。这项研究工作，不但表现出作者在理论视野上有所拓展，而且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对发生学方法和探本清源方法的不同长处的把握和运用。对于历史进程中在一定阶段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思想形态，首先需要运用发生学的方法进行考察。在这方面，本书的考证工作显示出作者花费的功夫之大。对于每一个代表人物和每一种学派的考察，都是根据发生学的方法，将其置于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视野上。这种细微的考证，为研究决定论思想的发展形态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根据。然而，单纯运用发生学方法进行研究毕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种考证方法只能说明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什么思想，却不能回答这些思想在思想进程中有什么样的地位。为了弥补发生学方法的不足，而不至于把决定论史写成某种历史的插图汇集，就需要同时运用探本清源的方法，即站在思想史的制高点上，追溯其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化形态。本书的一个引人之处，正是从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对西方决定论思想的演化进行历史形态的梳理，从而使这项研究成果富有清晰而生动的历史感。就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其所实现的研究目标而言，这部书稿确有独到和创新之处。

本书另一个突出的优点，乃是从思想境界和理论深度上给读者提供了有益启示。

须知，决定论思想的历史演化，既有赖于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的程度和思维方式更新的水平，同时又是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程度和

思维方式更新水平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出色的决定论史书稿的完成，也就标志着能够从根本上按住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历史认识发展的脉搏。本书将理论的着眼点放在决定论的思想演化上，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就在于此。

按照本书的逻辑思路，西方决定论史经历了各种形态的演化过程。书稿用了较大的篇幅，既从历史纵向发展的动态演进上，又从历史横向拓展的存在形式上，完整地展示了西方自然决定论的历史形态和思想画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上产生的自然决定论的各种历史形态，以其各自不同的思想观点，历史地表现了人类同自然奴役、宗教奴役和人自身奴役作斗争的情景和在斗争中提高认识能力的状况。因此，从自然决定论思想深化发展的历史形态中，可以看到人类认识自身和人的解放的实现程度。

与自然决定论的历史形态相比，由于人类对自身及其创造的历史的认识水平的局限，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及其演化则显得相形见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历史决定论思想不但起步较晚，而且在马克思揭开人的本质之谜和历史之谜以前的漫长历史中，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尽管如此，却不能认为，在这一漫长历史上，人类对自身及其历史的认识充满着谬误与偏见，无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可言。应该承认，如同历史本身在不断地进步一样，人类对自身及其所创造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就西方哲学发展史来说，先是神学历史决定论占统治地位；其后，神学历史决定论的统治地位为人性历史决定论所取代；再后，人性历史决定论又为理性历史决定论所否定。而理性历史决定论达到其高峰之日，正是马克思的科学历史决定论思想应运而生的时。

研究决定论的历史形态和发展形态，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史知识和很高的理论素养。商逾作为刚刚踏足决定论领域研究的年轻学者，在这项课题的整体设计和理论阐述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另外，本书所考察的视野还仅限于西方的文化背景，

理应关照东方的有关思想形态。这些缺点不足实属难免。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已经走出,相信作者在此基础上能够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王复三

1997年10月于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

商逾，女，1963年生，陕西西安人。198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曾在《文史哲》、《东岳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参加编写了《当代哲学主流研究》等著作。现任教于山东大学哲学系。

目 录

导论	(1)
----	-----

第一编 决定论的朴素形态

第一章 古代朴素决定论思想的萌芽	(23)
第二章 古代朴素决定论思想的二元化	(33)
一 古希腊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深化和展开	(34)
二 古希腊唯心主义决定论及其在柏拉图理念论中的新发展	(43)
第三章 古代朴素决定论的高度发展及其思想整合	(57)
一 “实体”说与决定论	(57)
二 “四因”说	(64)
三 “每一潜在事物并不必需都成现实事物”	(74)
四 “必然性的东西就是现实的东西”	(77)
第四章 古代朴素决定论的衰落	(86)
一 古代决定论在古罗马原子论中的复兴与衰退趋势	(89)
二 古代决定论的衰落——斯多亚派的唯心主义决定论、怀疑主义的非决定论和神秘主义的神学决定论	(94)

第二编 决定论的神学形态

第五章	神学决定论的粗俗化形态	(106)
第六章	神学决定论的哲理化形态	(114)
一	关于“上帝是万物最高原因”的哲学证明	(114)
二	关于“命定吞没自由”的哲学求证	(124)
三	中世纪神学历史决定论	(127)
第七章	神学决定论的解体	(135)
一	神学决定论哲学基础的日益动摇与崩塌	(135)
二	事物存在原因二重化的思维方式	(137)
三	自由思想在向命运抗争中扩大地盘	(141)
第八章	神学决定论的自然化形态	(143)
一	人的自由意志源出自然	(144)
二	因果规律乃自然界之永恒规律	(147)

第三编 决定论的机械形态

第九章	近代机械决定论思想在 16 至 17 世纪英国哲学中的酝酿	(156)
一	机械决定论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初步确立	(156)
二	“一切偶然的東西都有其必然的原因”	(159)
三	“自由与必然是不相容的”	(162)
第十章	近代机械决定论思想在法国哲学中的曲折发展	(165)
一	决定论哲学基础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二元对立	(165)
二	唯物主义一元决定论在伽桑狄哲学中的新发展	(170)
三	宗教唯心主义一元决定论在马勒布朗士哲学中的新发展	(172)

第十一章	近代机械决定论思想在荷兰哲学中的高度发展	(177)
一	实体——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基石.....	(177)
二	实体基础上的因果决定论.....	(179)
三	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机械性特点.....	(182)
第十二章	近代机械决定论在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英国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186)
一	洛克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的思想特征.....	(187)
二	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决定论的思想特征.....	(191)
三	决定论的扭曲和否定——休谟的非决定论.....	(197)
第十三章	近代机械决定论思想在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极端化发展	(206)
一	自然是万物存在的“始因”.....	(207)
二	物质运动以自身为动因.....	(210)
三	自然界一切事物都被因果必然规律所支配.....	(215)
四	近代人性历史决定论.....	(220)

第四编 决定论的理性形态

第十四章	莱布尼茨唯心主义决定论	(234)
一	莱布尼茨“前定和谐”唯心主义决定论的形成.....	(234)
二	莱布尼茨“前定和谐”唯心主义决定论的逻辑展开.....	(239)
第十五章	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唯心主义决定论	(247)
一	前批判时期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唯物主义决定论思想.....	(247)
二	“人为自然立法”唯心主义决定论的思想实质.....	(253)

三	“人为道德行为立法”唯心主义决定论的思想实质	(270)
四	康德决定论哲学的最高境界——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281)
第十六章	自我对世界的创造——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决定论	(291)
一	自我——主观唯心主义决定论的哲学基础	(292)
二	理论自我对世界发展规律的设定	(295)
三	实践自我对自由的追求	(298)
第十七章	“绝对同一”原始本原对宇宙的创造——谢林客观唯心主义决定论	(302)
一	“绝对同一”的原始本原对自然发展规律的设定	(303)
二	“绝对同一”的原始本原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设定	(308)
第十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决定论的最高发展和最后完成——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决定论	(313)
一	黑格尔决定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	(313)
二	理性普遍法则和规律在纯粹理念中的实现	(319)
三	理性普遍法则和规律决定自然进程	(338)
四	理性普遍法则和规律决定历史进程	(346)
第十九章	理性决定论的终结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决定论的产生	(361)
一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决定论思想的哲学基础	(361)
二	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决定论的逻辑形态	(363)
	后记	(369)

导 论

决定论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沿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当今哲学论坛和社会实践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透视其原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世纪之交，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大变动、大调整时代，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主要问题。早在本世纪 50 年代末，西方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其论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从逻辑和方法论的角度，重点对唯物史观提出责难，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表述为“《旧约全书》式的预言”、“历史的神化”，断言马克思以历史规律为依据对社会主义前景的伟大构想是乌托邦。今天，面对世界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西方学者又迅速作出应变。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声称：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和社会主义的衰败同样都是历史的必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把历史归结为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否定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差别和对立。

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敌视和对抗、东西方文化的摩擦和契合，既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给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以注重历史基本走向为底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正确地回答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在日益复杂化的世界政治经

济环境中选准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当今世界历史中的坐标点，最终主宰自己的历史命运，使社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迎接西方学者的挑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国内学者以此为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笔耕不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推动了这一理论向纵深发展。但是，由于对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缺乏深层的历史考源与分析，因而，在诠释和判定决定论、特别是历史决定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歧义横生。这种状况，使人们难以在理论形态上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完整体系，显示其理论强大的逻辑力量，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为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历史的源头来理清决定论的脉络，进而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完整内容。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哲学史好比“真理的根”，“围绕‘真理的根’挖掘总是有益的”。因此，通过概要地论述和阐释西方哲学史上决定论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如实地界定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丰富的内涵，就成为这部著作的根本宗旨。

—

毋庸置疑，在哲学史上，决定论未曾以严整的哲学概念或完备形态的哲学体系的形式存在过，况且，也不能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简单地、机械地划归为决定论者。虽然在相当多的哲学家那里，决定论的思想十分丰富，但是也难免在少数哲学家那里，决定论思想还不是他们哲学体系的主流，或许还只是哲学体系所表达的主流思想的附带因素，或许仅仅在某些个别问题上表现出决定论的倾向，甚至个别哲学家对事物的发展持非决定论的立场。然而，只要不为细节所限，撇开使决定论的历史线索模糊不清的次要成分，排除那些打断决定论思维进程的不必要的曲折和偏离，就能够在逻辑层次上比较客观地展现决定论发展的历史。

那么，什么是决定论？笔者认为，决定论是一种承认一切事物、现象受因果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支配并由此而决定事物、现象发展的秩序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理论。对此作出否定回答的则是非决定论观点。决定论由于表现在自然和历史不同的领域中，从而划分为自然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两种形式。在持决定论观点的各个哲学家那里，有关决定论的哲学基础、决定论的核心内容、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等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表述亦不尽相同，由此形成形态各异的决定论观点。

决定论概念这一最基本的规定，一方面是历史考察的结果，它是纵观哲学发展史，在最抽象、最一般意义上概括一切决定论观点的共同特征而得到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决定论史由以展开的起点。伴随着历史的不断延伸，决定论逐渐获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科学的规定，因此，这一定义不是决定论概念的终极规定。

二

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决定了人类是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认识开始决定论历程的。两千多年来，自然决定论经历了从古代朴素决定论、中世纪神学决定论、近代机械决定论向德国古典理性决定论的历史演进。

古希腊罗马的朴素决定论奠定了西方决定论史的开端。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对决定论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自然领域：即宇宙万物从何而来？是何种力量支配着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的运行秩序？这既是本原问题，又是因果性问题。因果观念是决定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观念之一，寻找世界最终根源或“终极本质”的努力，使本原具有了“始因”、“终因”的性质。在古代，由于理论思维水平低下、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缺乏，决定了具体事物的因果规律还不能为具体科学所揭示，更

不能以自然科学经验材料为依据，以哲学思维的高度如实揭示世界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把整个世界看成发展变化的整体，用一种或几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具体的基质直接作为宇宙秩序、自然进化的原因和根据，这种论证方式，隐含着决定论以后在性质上分裂的种子，造成了古代决定论特有的直观性、猜测性和辩证性质。

最早的唯物主义者把物质性的东西看成万物生灭的原因和支配宇宙命运的力量，从自然本身而不是从超自然的神中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表现了最初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倾向。但是，他们无法说明，有限的、具体的物质形态何以能成为无限发展的自然界生灭的根据。毕达哥拉斯把数从事物量的属性中抽取出来，赋予它以非感性的、抽象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代替了用具体的物质形态对万物存在根据的解释，导致了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否定，开创了唯心主义决定论发展的历史，标志着人们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了必然规律的高度。但是，决定万物的本原数，毕竟只是事物一种有限的属性，有限原因与无限结果之间的逻辑缺陷并未弥合。爱利亚学派把无生无灭的、无限的、唯一的、高度抽象的自体——存在，作为宇宙万物背后的共同本质，然而，他们唯一能做到的仅仅是消解矛盾：既然存在永恒无限、无生无灭，也就无所谓“始因”问题；既然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彼此隔绝，那么，自然哲学家设定的本原与万物的因果关系也不再具有现实性质；既然现象世界是虚幻的、暂时的，那么人们也就无法用理智去把握现象世界的深层本质（因果规律）。爱利亚学派不仅没有解决矛盾，而且取消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生灭的原因问题。

原子论者力图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把具体有限的物质本原化解为数量无限、性质相同、形状各异、不能再分的原子，在用原子抗拒爱利亚学派把感性世界变为虚无的同时，把存在具有的普

遍本质赋予原子，合理地用原子量上的差异解释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据。他们还第一次提出了必然性的概念。德谟克里特指出：“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①他们进一步把因果性与必然性联系起来，赋予因果关系以必然的属性，表现了对因果关系研究的深化，对此，德谟克里特强调：“漩涡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也就是他所说的必然性。”^②他认识到必然性与因果性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看到了因果必然规律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有此水平的认识，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他还不懂得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必然性等同于因果性，否定了偶然性的客观存在；把偶然性看成是人们不了解事物产生的原因而形成的主观观念，看成是人们捏造出来的偶像，其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轻率。这样，随着因果关系的普遍化，原子论者就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现象视为必然的、命定的，从而开辟了哲学史上机械决定论的先河。早期原子论者的缺陷，在晚期原子论者伊壁鸠鲁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伊壁鸠鲁明确肯定“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偶然性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它是由脱离直线运动轨道的偏斜运动所导致。从此，因果观念便与必然性和偶然性联系起来，扩展了决定论的内涵，深化了对必然规律的理解，为人们更深刻更圆满地解释和说明各种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把唯物主义决定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原子论者把无限的原子本原作为同样无限的万物存在的依据和变化的源泉，似乎使矛盾得到解决，然而，随着希腊哲学研究主题从自然向人事的转变，这种解释方式的缺陷日益显露出来。问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4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4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题在于：物质性本原的原子何以能成为与它性质不同的正义、秩序、意见等观念变化的内在原因？何以能直接主宰人类历史的命运？仅从原子量上的差异何以能揭示变幻莫测、和谐巧妙、性质各异的自然界的必然秩序？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认为通过对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摹仿”就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外部世界。理念不仅是事物的原因，而且也是世界万物追求的目的，世界上的万物都追求最高的“善”的理念，“善”就是上帝，就是支配和创造万物的最终原因，这样，柏拉图就构造了以“至善”为顶点的宇宙等级秩序。他以目的论原则与因果性原则的妥协调和，填平了爱利亚学派的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作为原因的理念世界和作为结果的现象世界的统一，形成了古希腊哲学史上理念论唯心主义决定论与原子论唯物主义决定论公开的对抗和冲突。

亚里士多德以宏伟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决定论的一切成果，扬弃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决定论的僵硬对立，使古希腊决定论第一次达到了高度综合。他不再直接把无限本原作为同样无限的万物的原因，而是从本原所辖的万事万物的关系中寻找事物发展的因果规律，较为彻底地解决了自然哲学家设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矛盾，确定了本体论与决定论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潜能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考察中，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因果必然规律和趋势，使希腊决定论达到了全面的、系统的、接近完成的程度，当之无愧地登上了希腊决定论之巅。但是，亚里士多德在唯物主义决定论与唯心主义决定论、辩证因果观与机械因果观、因果论与目的论之间的折衷调和，又使其理论常常陷于矛盾和混乱之中。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决定论貌似全面完整，实际上恰恰缺乏自我独立性，缺乏自己内在的生命力，缺乏对时代精神的深

层理解，因此，决定论发展的顶峰也就是它衰落的开始。以皮浪为代表的后期希腊罗马怀疑论哲学，对事物发展的因果必然规律统统加以怀疑、反驳和否定，得出了非决定论的结论。非决定论就在亚里士多德决定论哲学内部尖锐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激烈冲突中逻辑地产生了。从此，整个希腊决定论哲学开始走下坡路，虽然不乏有伊壁鸠鲁对决定论问题的真知灼见，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决定论衰败的命运。决定论作为对宇宙终极命运的关切的哲学理论，不满足于对未来的消极否定，随着希腊奴隶制的江河日下，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必然代替非决定论的，是一种从柏拉图神学中发展起来的、神秘主义的基督教教父哲学。这样，基督教神学决定论登上了中世纪哲学的王座。

基督教神学决定论是欧洲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父哲学是它的最粗糙、最原始的表现形式，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的著名代表，他笃信主宰万物的上帝“从一无所有中”创造了世界，上帝对宇宙万物的统治是必然的、“永恒的规律”，假如没有上帝的天命，“就是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脱落下来”。自由和偶然性均为上帝所垄断，这种决定论无疑是宿命式的。建立在教父哲学基础上的经院哲学是神学决定论最精致、最发展的形式。经院哲学“举世无比的教师”托马斯·阿奎那，从五个方面对上帝存在进行了所谓宇宙论证明，确证了上帝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第一推动者，是事物之间因果链条上的最初因，是自身具有必然性又赋予事物生灭以必然性的最高存在者，是事物秩序排列的最高原因，是万物追求的最终目的的信条，使基督教神学决定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封建社会末期，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和唯实论两种哲学思潮或流派的激烈纷争、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实验科学的萌芽和发展，导致了神学决定论的彻底瓦解。

公元15世纪至18世纪，西欧历史在革命中实现了从封建制